

# 浮事的，第二個的士佬既故事。

作者: 連飛劍

Powered by [紙言](#)

# 「的士佬」

「哈哈，我終於都成功左啦。」他一邊笑，一邊把針筒內的藥物注射進自己的身體內。時間一分一秒的過去了，他的心臟慢慢停止跳動、血液慢慢停止流動；皮膚慢慢失去彈性，甚至連呼吸也停止了。然後，他走到鏡前，看看自己的樣子，然後滿意的笑了。「呵，原來不死既感覺係咁架。」

「咁，咁，咁……」

他拿著手上的黑星手槍，一下一下地按下板機，向著正在人群中演講的特首射擊。可憐的特首被無情地射擊著，他身邊的G4特工呆呆地望向射擊者，彷彿不相信在香港這個和平理智的社會內會發生如此瘋狂的事情似的。當特首徐徐倒地，他們才意識過來，用受過專業訓練的本能拿出腰間的佩槍，向著眼前那名襲擊者亂槍掃射。

亂槍過後，襲擊者帶著滿身的子彈孔，慢慢地轉身走去，不留下半點雲彩，只留下一臉茫然的群眾和特首保鏢們，當然還有浴血在地上的特首本人。

「哼，連電視都唔比我睇，今次我總算為廣大既電視迷出左啖氣啦！」然後他望一望手錶：「嗯，時間啱啱好。」

「鈴鈴鈴鈴鈴……」鬧鐘的聲音響起了，梓風一躍而起地跳下床。他走出客廳，開啟電視。他每晚睡覺之前總會把電視先調到新聞台，好讓翌天他能一開電視就看到最新的新聞。

「基於行會保密制，不發電視牌照的細節我不能向大家公報……」新聞報導正播放著特首先生的訪問片段。

「超，尋晚係我個夢入面又唔見你個樣咁招積～」梓風一邊刷牙，一邊心想。

梓風是一名的士司機，也是一名「造夢發燒友」。他愛上發夢是約一個月前的事。本來單身的他一有時間就會和一眾的士業界朋友北上尋歡，或是相約一班知己朋友打打war game，踢踢足球；總之睡覺在他一天的生活中只會佔約四至六小時。

但在一個月前，他在信箱內找到了一本薄薄的書，和一隻手錶。明顯不是通過郵局放進他信箱內的。書的封面寫著「創造你的夢境，創造你的人生。」書的內容大約是教導你如何創造一個夢境，一個能讓你心想事成的夢境。而隨書附送的手錶則能讓你調較夢的長度和告知你夢內的時間諸如此類的東西。

「咁公司黎，咁既野都比佢諗到，真係抵人發達。」梓風心想。結果他當晚口裡說不，身體卻很誠實的跟隨著書上的指示，手載著那支手錶來睡覺。

翌天，他滿足地慢慢離開睡床，換上了一條新的內褲，精神抖擻地上班去了。中午下班後，他推卻了朋友們北上的邀請，趕緊回家在睡夢中和他的前女友相聚。那天，他共睡了十四小時。從此，他就成了一個「造夢發燒友」。

很多人都對「的士佬」有著誤解。人們認為「的士佬」是一群讀書不成，又不願付出勞力的懶人，認為他們只想舒舒服服地在充滿冷氣的車箱內度日；又或者認為他們都是沒有知識的一群低下階層。但我告訴你，其實做一個專業「的士佬」，是並不簡單的。

一個成功的「的士佬」和一個失敗的「的士佬」月入可相差二萬元。當中的差別在於人際關係、汽車知識、和專業駕駛技術上。當然還有對道路條例的熟識程度、膽量、和一點點的運氣。

成功的「的士佬」並不會長期在街上兜客。因為他們的人際關係良好，良好到一個地步是已經可以建立起一個區域的「的士網絡」。在這區域網絡內，基本上那兒需要的士，他們都一目了然。所以成功的「的士佬」有能力向在街邊向他們招手，想攔途截住他們的人說句：「你無資格上我車。」然後冷冷地向街邊那人丟下一張印有CALL車電話號碼的咭片，然後絕塵而去。

成功的「的士佬」不會讓他的車在狀態不佳的情況下工作。他們對車的知識不下於一級方程式內的技術人員。他們對機件的要求極高，絕不會讓過度磨損的輪胎、或皮帶、或風箱、或迫力皮，留在自己的戰車上。

他們對極速下良好的控制力有很高的要求，所以他們會要求自己的駕駛技術達到頂峰。公路上的APEX他們知道、每個灣角的極限速度，他們知道、油門和剎車的控制，如何長期令戰車在最佳的轉數區域內行駛，他們都知道。所以如果有一天，你登上了一台的士，車裡的司機突然口中念念有詞地低聲說道：「妖，又蝕左半秒。」你不要感到驚慌，這只證明了這個司機是一個專業的「的士佬」。

如果有一天你撞車，而對手是一台的士，那你只能祈求對方不是一名專業「的士佬」，不然，你一定是錯的那個，一定是需要賠償給對方的那個。正如我之前所說，一個專業「的士佬」，是一個一級方程式技術員加車手的化身。幻想一下，華迪爾、舒麥加等人會在路上犯錯，和你相撞嗎？不可能。加上一名專業的「的士佬」熟知香港的道路條例，如果他們不在穩勝的情況下，基本上無論你如何胡亂駕駛，也是不可能撞到他們的戰車的。但當你忽略了路上的情況，例如想來個雙白線越線的情況下，即使你已清楚地檢查後鏡中的每個角度，專業的「的士佬」還是有能力在你的盲眼處出現，「讓你和他」發生碰撞的。

又或者有一天，你想小路出大路時，看見一架的士收油讓你出路口，你就知道他不是一个專業「的士佬」。專業「的士佬」的膽量是無人能及的。他們能用一百五十公里直衝向任何一個路口；也能在路上任何地方把車子剎停而不怕後面的車輛剎制不及。

而專業「的士佬」的運氣，更是普通的士司機望塵莫及的。有趣的是，當你做齊了以上所說的「專業條件」後，運氣就會自然地降臨到你身上去了。也許，這是上天當獎勵一下為的士而下了那麼多的苦功的專業「的士佬」吧。梓風，當了五年專業「的士佬」，曾在自己的戰車上撿到過客人留下的：智能電話(57部)、平板電腦(40部)、手提電腦(3部)、相機(5部)、鑽石(3粒)、其他(無數)。

這就是專業「的士佬」，這就是梓風。

# 一個人妻

梓風今天很早就上班去了，因為他第一支旗就是他的熟客——空姐Tiffany。Tiffany，外貌美，聲線甜，算是梓風的暗戀對象。但梓風知道他只能暗戀Tiffany——因為Tiffany已是人妻。

車上，花容月貌的Tiffany穿著全套空姐裝甲，對梓風說：「風，照舊國泰大樓果邊落，我訓陣先。慢慢黎啦你今日，我唔趕時間，想訓耐D。」Tiffany對風嬌滴滴地說，然後便睡死去了。

風很喜歡這種「很信任你」的感覺，所以風從來都沒有要做第三者的想法，一點也沒有.....縱然在別人眼中，他和Tiffany真的相當曖昧。他們閒時常wtsapp，天南地北無所不談，有時到晚上兩三點也不捨得停止。

那Tiffany的老公呢？哈，也是一位空中服務員，也是風的熟客，也是很信任風,和自己的老婆。所以呢，他們三人其實是很好的朋友-----縱風其實在暗戀著她。

「喂喂，起身啦。」風輕搖睡死了在後座的Tiffany,同時用眼光的餘光偷望一下她那對白滑的長腿。

「嗯....嗯，到啦？咁快既，都叫你開慢D囉死人頭。」Tiffany嬌媚地輕揉雙眼說道。

「折埋兩舊，快啦，你就遲到啦我估，我渣左成粒鍾先黎到。」風道

Tiffany用還未清醒的雙眼望一下手錶，然後飛也似的跑下車去：「嘩，咁遲啦！喂照舊後數，或者下次你車我老公返工果時叫佢找數比你！！！」

「嗯，死開啦快D」風說，他們早習慣這樣運作。

## 夢內傾心一吻

送過Tiffany上班後，風徐徐地把的士駕駛到「街市」-----即香港國際機場的士站。那是一個很奇妙的地方，一個能讓的士司機邊排隊邊睡覺的「掛機」地方。

當你把的士停泊在指定的地方後，你就能睡覺.....直到你的車排到的士站的頭三位，其他司機就會來叫醒你，好讓你把的士移到「站頭」處去。到你的車排到了頭位，

你就要到後面把排第三名的司機叫醒，如此這般一直循環下去。雖然這樣做的「時薪」會比其他做法低，但好處是司機能得以休息，所以「街市」仍是一處頗受的士司機，

尤其是專業「的士佬」歡迎的地方。

「晨咁早就咁鬼多車，睇個勢起碼可以訓返個半鍾。」梓風心想。

風徐徐睡去.....但他睡不到五分鐘，就突然有人輕敲他的車窗。

「咁快到我？」風心想，邊望向聲音的方向。

「???Tiffany???做咩事丫？留左野係架車度呀？」風問，望向跑到有點氣喘的Tiffany。

氣喘如牛的Tiffany香汗淋漓，面帶紅暈，樣子剎是吸引。

「唔係丫.....只不過我想過黎話你想，我好掛住你丫。」Tiffany突然打開前座的車門，跳上車抱住梓風。

她熱情地緊抱著他，一雙嘴唇半推半就地緊貼在一起。風沒有時間環顧四周的環境，也沒有時間分析當前的形勢，他只知道身穿空姐服的Tiffany正坐在他的大腿上。

風情不自禁地在機場處把雙手放在Tiffany的機場處遊走。Tiffany的雙手亦不閒著，一邊撫摸著風有點兒肥胖的身軀，一邊把風的坐位調低到令二人都舒服的高度。

二人就這樣一直在車內纏綿著，直到.....

「啪!啪!啪!喂!

9527，開車啦，你上二位啦，再訓我就比個位下個架啦!!!」一把粗獷的「的士佬」聲音叫醒了梓風。

「頂....夢黎既。明明開工無用到個造夢法都發埋D咁既衰夢。」風心想

「得啦師傅，而家黎。」風應道。

# 兵家之地

風在機場接過客人，到了尖沙嘴 - - - - 「的士佬」兵家必爭之地。

尖沙嘴可說是九龍區最繁忙的地區，人均消費力也較油麻地和旺角高出數倍，再加上此處是遊客和酒店的集中地，故此對「的士佬」來說，「得尖嘴；得天下。」

而風的車隊，正正在尖沙嘴有著不錯的區域網絡。

風在半島酒店放下了在機場接到的遊客客人，在計算過青馬大橋橋費，三號幹線公路費，長青隧道橋費，彌敦道道路費.....等等疑幻疑真的附加費後，

他收到了「四隻橙」的車資，則四百元港幣。果然「熱情香港，點少得你。」

對，這就是你作為一個遊客，在機場的士站魯莽地登上了專業「的士佬」戰車的代價。

風是一個有良心的司機，他從不會隨便對任何一國的遊客下手，他只會對英國人下手-----因為他認為英國把香港還給中國，是一個令人太傷心的決定了。

當風熟練地幫客人放下尾箱的行李後，他回到車箱內，伸了一個大大的懶腰。

此時，車內的電台傳來了消息。

「皇家太平洋斷龍（的士站無車的意思），有台客等緊去機場，先到先得！」

「我即到。」風應機，但此時他發現到在半島酒店的士站內正排第四位的的士正緩緩地抽頭離開，二車擦過身邊時，兩名司機都互換了一個試探和挑釁的眼神。

兩人都知道賽道在那兒 - - - - - 起點：半島酒店，終點：皇家太平洋酒店

尖沙嘴 - - - - 「的士佬」兵家必爭之地。

# 戰

沒有公平的起步，沒有公平的跑道，更沒有公平的戰車。

梓風駕駛的五座豐田的士，比起對手「十磅哥」的四座豐田的士，爆發力和極速都差很多很多。

然而，風有的是技術；然而，今天的賽道是尖沙嘴繁忙的道路。

戰事，隨著兩人一腳的地板油展開。

浦離開半島酒店的路口，十磅哥已著了風的道兒。

風在酒店轉出梳士巴利道大路的路口處故意一直等待，等到車流最多最密的一刻，才衝出路口，令十磅哥不能尾隨，故一下子就失去了約六秒的時間。

十磅哥訝異風的爆發力。但他又怎會知道，風早在等待出路口時已報下伏線，右腳一直踩著半深不淺的油門，左腳則一直鎖著「迫力」，到看準時機就彈出左腳，右腳地板油！

風愛把這技術叫作「炮彈起步」，是他和前女友玩 Mario kart時研發出來的。風每次使用「炮彈起步」後，都會想起前女友，令內心隱隱作痛，故此非必要時他都不會隨便使用，可見今次

十磅哥的戰車確令他感受到多少壓力。

「炮彈起步」令梓風成功領先進入第一個左灣。然而十磅哥亦非省油的燈，十磅哥之所以叫十磅哥，就是因為他愛對戰車進行偷輕的改裝。傳聞他光是偷輕頭缸、尾箱，就足足偷輕了十磅，故得其名。

梳士巴利道左轉進入彌敦道 - - - 一條不長的大直路。然而十磅哥的戰車仍能發揮著壓到勝的速度。說時遲那時快，十磅哥已經頂著風的車尾，還有閒情對風閃著車頭大燈。

風望後鏡，對十磅哥的車速感到驚訝，然而這條直路已到盡頭。迎接著他們的，是一個超過七十度的急灣，左轉入中間道的急灣。

風心知這灣.....極速六十。然而這灣過後又是一條直路，一條十磅哥可以把他欺壓得無還手之力的直路。

風心意一轉，立時探頭觀察右面的對頭行車線：「好！無車！」

風突然右腳油門一踏，把戰車加速。十磅哥摸不著頭腦，心想：「條仆街傻撻左呀？」

然而風沒有傻。他吐盤輕轉，把車駛到對頭線去，此時車速已接近一百公里。

有膽量、有能力在尖沙嘴中午時份把車開到一百公里的，世人有幾人！？

這兒有一個，梓風！

灣位就在面前，十磅哥只見風的戰車車尾有兩道紅色的剎車燈在入灣前有節奏地一閃一滅地閃動著。閃、滅、閃、滅、閃，就像在指揮著一隊管弦樂團，在演奏世上最複雜，最危險的曲目似的。

剎車燈第三次熄滅，隨之而來的，是一下刺耳的輪胎咬地聲。

「噫.....!!!!!!」風的戰車消失在十磅哥眼前。

「勁，偷線走APEX、灣前制動同灣心比油加轉增加咬地力既技術都近乎完美。為左支旗，你可以去到咁盡，我輸左啦。」十磅哥在車內自言自語地說道。

這個灣位，令十磅哥失去了約三秒的距離。但更重要的，是令他失去了戰意。

失去戰意的車手，沒資格再留在場上。

十磅哥沒有左轉入中間道，只一直隨著彌敦道直直地走，慢慢的漂流著，然後消失在這條香港最長的街道上。

梓風看到十磅哥沒有再追來，就放慢車速，輕抹一下額角上的汗珠。他知道這灣位如果沒有帶走十磅哥的戰意，區區三秒的優勢，在他面前這條長長的九龍公園徑上，是多麼的渺小.....

他也知道剛才的動作如果有半絲失誤，自己現在已經睡在救護車上了.....

為了目標，你可以去到幾盡？



## 背上的影

鏡頭一轉，風又回到了機場去了。對，這就是的士佬的生活，來來回回，總走不出一個圓。

你問他：「揸的士唔悶咩？」他會回答你：「唔悶，揸住架車自由自在，不知幾爽皮。」  
但如果你問他：「揸的士搵食唔悶咩？」他會回答你：「悶到仆街呀！！！」

要想在的士行業中做到營業額一個月過四萬是一件不難的事，只要你願意一星期開六日工，每日開16小時，16小時內不停往返機場>主題公園>酒店>機場。自由自在？門都沒有。

一個月入兩萬元的司機營業額要做到多少？讓我們計算一下。

紅色的士車租早更八百元，夜更六百五十元

一個月下來早更二萬四千元，夜更一萬九千五百元

還沒有計入氣錢，即油錢 - - - - - 的士的必要開支。

想像一下，沒有「熱情香港」，只做本地人生意，的士司機真的能糊口嗎？

一支本地旗，能掙多少錢？在的士站，在路邊，要兜截到一個客人，要花多少時間？

在八號風球下被的士司機殺到滿地血的市民們，不要再抱怨了。司機也是只求在車主車行的魔掌下，多掙點錢回家買個小禮物給自己的兒女老婆罷了。

在路上被急趕的的士搶到了行車線的私家車司機們，不要再咒罵了。他們也許只是想多跑兩支旗，趕付今月的屋租，或是孩子的書簿費罷了。

的士司機就是一行如此卑微，如此受欺壓的行業。

所以我相信每位當的士司機的人們背後都有一個故事。

梓風也有他的故事。

## 緣來，原來，源來

年少時，梓風是個有錢人，他曾經相信自己是全港最有錢的中學生。不靠家庭，不靠家底，不靠家人，只靠自己一雙手，月入兩萬元。

憑的，就是香港美好的經濟環境，和救生員短缺的現象。他細時不愛讀書，亦不覺得需要讀書。

所以他中五時就被迫要到遵理私校就讀。不過他不介意，傳聞他是全間私校內，唯一不需家庭支援、自己負責自己學費的一個學生 - - - 縱然他的學科平均只有9.7分（是一百分滿分哦）。他只想快快完成中五課程，再快快投身社會。

終於他如願以償，會考得了個令人絕望的零分。家人看見全部都是U字的成績表，也打消了要他重讀的念頭。

他終於成功當上了一名全職救生員 - - - - - 長達一年之久。

「跟風」不獨是高登講故台的風情，更是香港人的宗旨。在大量救生員湧入泳池的時期內，梓風未能成功地像他的救生員朋友偉文一樣轉型當個救生員判頭，結果失業了。

全身投入一個行業的危險之處就在於當整個行業都容不下你的時候，你就要從零再開始過 - - - - - 轉行。

「細時唔讀書，大時做運輸。」不知出自何處的金句，道出了無數香港人的命運，也道出了梓風的前途。

他考車牌，由細牌一路考上中牌，再考上大牌。

他當運輸，由散工一直做到跟車，再當上司機。

他試過送冰，送魚，送凍肉。但他多年來出糧的時候，都會望著面前的銀紙，或是支票，或是在提款機前，默默唱道：「如何回到當時.....」

## 原來，源來，緣來

梓風是個算有多少家底的人，他的家人再屯門區開了一間酒吧，風閒時亦會留連在酒吧內。

在這間酒吧中，他遇到了那個令他夢掛魂牽的女子 - - - - - 小恩。

小恩一頭長直及肩的金髮，配上淡濃適中的妝容、標緻精細的五官，絕對稱得上是天生尤物。

「HI，支酒請你飲丫，間BAR我開架。」梓風用著富二代的腔口說道。

小恩慢慢抬起頭來，用猜不透她情緒的眼神打量著風。

「既然成間BAR都係你既，你都係請我飲得一支酒，咁你都幾小氣啫。」小恩說道。

她一開口，她的聲音就把梓風溶化掉了。

你們有聽過會令人溶化的聲音嗎？即她一說話，無論她說的內容是什麼，你都總會聯想到她是在挑逗你的。

小恩正正擁有一把這樣的聲音。

「不如去遊個車河？放心我無飲酒。」風展出一個自以為陽光的笑容。

「唔啦，你無飲酒，我有。我點知你車我去邊呢？」恩說，然後把身軀移近梓風，把嘴唇貼近風的耳邊，輕聲地說道：「一陣你食左我咁點算呀？」

酒味混和著一點點淡淡的煙味和香水味，很香。

香得令梓風這刻只想脫光這女子身上所有的衣服，再從頭到尾的把她身上每一吋的肌膚都嗅個夠本。

媽的，連梓風也覺得自己變態得離譜。

# 源來，緣來，原來

兩人從此常在酒吧內碰頭，而兩人的關係亦日漸熟絡。

「你又送凍肉又送冰，但你份人又咁熱情既？」小恩問梓風。

熟絡後的小恩原來是個很愛開玩笑的活潑女孩

「你夠又賣衫又賣酒，又唔見你賣肉啦。」梓風回應道

「低B仔，你都對唔啱我句野。」小恩說

小恩比梓風年輕六年，曾當過酒吧拳手(但不見得酒量好)，現職時裝售貨員。

「係咪帶我去遊車河？我今晚想出去吹下風。」小恩說

「你又話驚我食左你？」梓風回應，語氣有點難掩心中興奮之情

「今晚...可能係我想食左你呢。」又是小恩式的招牌耳邊輕語，令梓風毫無招架之力。

「請。」風為小恩拉開椅子，領著小恩到停車場取車。

「原裝CIVIC大TEC？呢D車怕你出到去比人遊返你車河轉頭啎。」小恩笑說

「咦!?你識車架？估唔到啎。」風一邊說，一邊把車頭□打開。

小恩探頭一看，就一言不發的坐到前座去，慢慢繫上安全帶。

「真係識架啎，即時粒聲都無.....哈哈」風發出勝利者的笑容。

風載著小恩，漫無目的地開著車子。

到了青山下路燈位，小恩突然對梓風說：「喂....不如咁丫，如果你快得過隔離架車，我地就拍拖丫。」

「車，我有咩所謂。最怕人地唔踩油去，到時你又唔認數姐。」梓風說。

「放心~有我係度嘛。」小恩說著，然後脫下穿著的高跟鞋，調低車窗，二話不說就向著隔離的車丟過去。

「喂~廢柴，揸架咁既野都夠膽出街，我真係鄧你老母羞家呀~！！！！」小恩張咀就罵，罵完就把車窗重新閉上。

「開車啦準備，要快過佢丫。」小恩張開那雙大大的眼睛，甜甜地笑住對梓風說。她臉上的酒渦又浮現出來了，真的很美、很可愛。

「嗯，無問題。」不知那兒來的信心，風答應了小恩。

然後，一場CIVIC大TEC，對上法拉利360的荒謬對決，就因一名貌似天使，實是一名小魔頭的女子而開始了。



# 為左你，我踩架單車都快過架拉利啦

「呼～轟」

一下迫力十足，爆炸似的引擎聲，來自梓風的戰車。

「噉！！依！」

高昂而細膩的引擎聲，是法拉利獨特的叫聲。

兩車磨刀霍霍地在燈位準備。

明明紅燈，轉眼變成黃燈。

在紅燈轉黃的一剎那，風的車像是炮彈一樣彈走。

他根本沒在看燈，他只留意到對面線轉灣的車已全離開了，令他即使衝紅燈亦不會造成任何危險。紅燈轉黃的一剎那成功「彈閘」，只是天意徒添了他這下動作的美感罷了。

義無反顧的起步，換來了半個車位的領先。

「嘩！」小恩不禁叫了一下，因為梓風竟用越過了對手的那份車頭，直接衝進對手的跑線內，迫得對方硬生生地重踏剎車。

縱然法拉利的起動反應非常快速，但這一來，仍是讓梓風佔了點優勢。

法拉利被硬生生地「閘」了一下，難免心有不服。故此他忿然重踏酒門，誓要把距離拉回來。

眼看梓風的大TEC就在眼前，法拉利車主洋洋得意地在大TEC的背後來一場貓捉老鼠 - - - 先在梓風的背後「推著他走」。(其實主因是道路太狹窄，他不能爬頭。)

「坐穩！」梓風大叫一聲

法拉利面前的大TEC的背影突然放大了！你沒有看錯，是放大了！！！！

梓風一腳重剎車，再加拉動手制剎車！整架大TEC被「鑑生」從時速130公里突然減速至不足40公里。

狹窄的道路不容法拉利閃避，「砰」的一聲，法拉利的車頭狠狠地撞向大TEC的車尾。

「呀！」小恩不禁又叫一聲。

梓風立時4檔轉2檔，地板油，並留心聽著有沒有異常的聲音出現。

「轟卡轟轟卡轟卡轟轟.....」他聽到了。在他戰車引擎聲的主旋律中，夾雜了一點異常的聲音。

「我嗎？」風想，同時把視線移向後鏡。

他見到法拉利的車影，每隔數秒又見車影處的地面上發出點點火光。

然後，法拉利消失在後鏡中。

他成功「博」停了那架法拉利 - - - 它的頭泵巴跌出來了!

梓風用一副淘氣的表情看著小恩，笑笑地說道：「點丫女朋友仔，你想去邊丫？」

「你痴線架，如果頭先佢推炒我地架車落海咁點算丫？」小恩面色蒼白，眼帶淚光地說道。

「咁...我咪揸返架車上水，之後再追佢，再爬佢頭，然後令你做我女朋友囉~」風笑說「為左你，即使要我揸架單車去追架法拉利，我都會博命去做到架啦~」

「痴線。」小恩破涕為笑地說道「不如...我地搵個地方停低架車，睇下有無事先啦。」

「唔洗睇啦，車牌甩左，尾泵巴連尾箱GG，右後沙板爆左，尾避震再見，咁上下啦。」風說

「下.....咁架車仲返唔返到屯門架？」小恩問道「人地都係甩個泵巴渣嗰，你洗唔洗咁傷丫？」

「喂，撞得甩佢個泵巴未算好彩囉，如果唔係我就真係賠了夫人又折兵啦。人地咩車我咩車丫小姐，你頭先搵架COROLLA黎做我對手咪唔洗搞成咁囉。」梓風說。

「車，咁唔搵呢架野黎做你對手，又點知你為左追到我可以做到咁絕嗰~」小恩咪起眼睛說道，在梓風的臉上親了一下。

就這樣，他們拖著「殘仍未廢」，那架可憐的大TEC，回家去了。

「兄弟，今次我欠你既，我實會搞返掂你既，放心啦。」風對它說。

它本來一閃一閃的車尾燈也「茲」的一聲熄滅了，彷彿在說：「收皮啦你。」

總之，梓風和恩，一段相距六年的戀情，就這樣瘋狂地開始了。

## 這些年來.....

他和他的戀情，是如此的奇怪。

奇怪在於，他們拍拖時，一次架也沒有吵過，一次也沒有。

他們時有嗆一下對方，笑一下對方。有試過和對方二三天不講話地冷戰。

但就是沒有吵過架。

當一方的情緒到達臨界點時，另一方總能為你降下一場甘霖，為你降溫。

如此有趣的情況，如此奇怪的情況，如此順利的情況。

「喂喂，今晚我約左大細B，HAPPY，BEEBEE同埋廢濕佢地班人踢波，你黎唔黎睇下？」梓風詢問小恩

「妖，去睇你守龍睇黎做咩？咪又係悶到我死下死下.....上次中過你伏，今次我唔去啦。」小恩回答道「廢濕唔係啱啱溝左條女咩？咁得閒出黎踢波？」

「好似話佢帶埋條女出黎。」風回應道。

「.....睇黎今晚又有一個無知少女中伏。你知道嘛？睇你地成班老野係度踢波，真係本區最大既笑話黎。」小恩冷笑，望向梓風「我留係屋企睇劇算啦，你自己食埋野先返黎，我今晚約左佢地三個食飯。」

「你地金蘭十八姐妹死淨三個渣今晚？」風問

「你搵間可以唔洗訂位，WALK IN入去十八個人一齊食飯唔洗等位既飯堂比我地，我地咪十八個一齊出現囉。」小恩說

「仲好講，你地個WTSAPP GROUP可以一晚有三千幾個MESSAGE。我以為唔訓覺既人會短命D嘛。」

這就是他們的相處之道

生活，淡淡似是「糊」水

不太黏，不太濃，但又不能被輕易的抹走。



# 妖怪小恩

你們相信，人會消失嗎？

就像妖怪被捉妖天師消滅了一樣，在世上消失得無影無蹤。

如果沒有一張張和小恩的合照，梓風或許會懷疑小恩到底是不是一隻妖怪。

畢竟她的性格也和一隻小妖怪無異。

三年前的一天，一個晚上，梓風和朋友打完WAR GAME，回家，發現小恩消失了，包括她所有的物品。

沒有留下半句字語。沒有留下半個原因。

這時，風才覺得自己對小恩根本毫不了解。

他不懂她為何會離開。是我做得太差了嗎？我是忽略了她嗎？是有別人追求她了嗎？

她致電小恩，電話竟然接通了，

「喂？喂？小恩？你去左邊呀？」梓風急速的問，生怕下一秒電話就會被掛掉

「我地要分手啦，風.....我係一個好麻煩既女仔，真係好麻煩，所以我要走啦。多謝你呢幾年黎既照顧，真係好多謝你。」小恩用有點溫度的聲線說著，然後輕輕的掛斷電話。

風呆在這個二百多呎的單位內 - - - 一個風問父母借了一筆錢作首期，打算買來和小恩結婚的單位內。

五年了，整整五年了，風從沒想過小恩會離開。

想到三個月前他們二人搬進這個單位時，小恩饒有興致地為這新居佈置起來。

還為這個家庭添加了一名可愛的成員 - - - 一隻可愛又可惡的柴犬，老是把家中東西咬破，然後對你使用「小朋友可憐樣子眼神攻擊波」的柴犬。

風每次都對這種眼神沒徹，但小恩卻對這眼神非常免疫。「你唔洗咁樣望住我呀～！黃金梅利，你而家同我過黎，接受媽咪愛的洗禮啦！！」

然後一輪龍虎亂舞過後，黃金梅利就會乖乖的坐在風腳邊，希望得到半點安慰。

「唔準咁快錫返佢呀你，唔係既話我仲有粒珠可以用黎爆係你身上！」小恩狠狠地道。

現在，家中只剩下黃金梅利走路的「踏踏」聲，在一屋小恩精心佈置的家具。

「可能連你都應該改名做太陽梅利啦。」風苦笑說道。

黃金梅利輕輕用頭上柔軟的小毛撫摸著風的小腿，彷彿在對風說：「你仲有我嘛，唔好喊啦。」

## 城市內的捉迷藏？

從那天起，風再找不到小恩。

風到小恩的舊址找她媽媽，才發現那處早已易手。

而從鄰居口中得知，小恩的媽媽也早過一年前過身了。

小恩從沒提過。

小恩的爸爸呢？風從未見過，也從未聽小恩提及過。

小恩的朋友呢？小風根本沒有她們的聯絡，多年來他也沒有陪過小恩出席朋友聚會。反倒是小恩和他的朋友還滿熟的。

「HAPPY，小恩有無同你提過佢要同我分手？」風邊守龍門，邊對中堅HAPPY說。

「無喎，佢同你分左手咩？」HAPPY用帶有一點驚訝的表情和語氣說。「唔好傷心，今晚哥哥帶你去飲酒溝女。」

「唔洗啦，我今晚去放狗。你知唔知佢去左邊？」風從HAPPY差勁的表情中看到了一點端倪。

「唔知喎，喂對面黎啦！BACK TO YOUR POSITION,KEEPER！」HAPPY的英文情意結又發作了。

數個晨曦，數個晚空過去，風的靈魂還是未能提起精神來。

他好想對小恩說：「對唔住，我以後唔會再掛住去玩唔理你，我以後唔會再要你一個人去同朋友玩，我以後都會好好咁陪係你身邊，嫁比我啦好嗎？」

但這番話，只有黃金梅利，和空氣聽到。

不知那一個晚上，風下定決心，一定要找尋到小恩。不論結果會如何，他都要對小恩說出這番話。

期待著一天，會在這個很小的城市中，找到那個在他心中佔有很大位置的女人。

即使看到她和別人一起，拖著孩子，他也要對她說出那番話。

要找到一個人，對他來說，最好是當個的士司機。不要問為什麼，直覺不是女人的專利。

這是風的故事。

# 信任？

今日，梓風在車上撿到了一部IPHONE5S，所以提早收工，到了HAPPY所開的一家小咖啡店內，休閒地享受一下。

HAPPY，就是之前提到的那名救生員判頭，加上他熟悉投資之道（雖然風覺得他只是好運而已），生活早已無憂，所以總能用錢去做很多無聊事。

他看完頭文字D，就帶了一架AE86到秋名山，試一下渠蓋過灣是什麼感覺。

他看完最強弟子，就去了學一身武術，看能不能在屋頂上跳來跳去。

年多前，他看了九把刀大大的「等一個人咖啡」，他就開了一間咖啡店。

叫「等一個人.....就夠腳開枱咖啡店」。不少人誤會了這是一間麻雀館。

當然，內裡的特色是和原著一樣 - - - 只要你開口叫，什麼咖啡都能為你沖出來。

只要你點每天一杯的「咖啡特調」，你就能和老闆聊天。

當然沒什麼人想和這個「基佬」聊天。上文沒有提過，HAPPY就是一個「GAY」。

不過他調咖啡的創意還真不是蓋的。

有一次，有個客人點了一杯「梁振英咖啡」，HAPPY應了一聲「得，無問題。」

然後半小時過去，客人不滿地對HAPPY說：「喂，我杯咖啡仲未黎既？」

HAPPY應道：「得，沖緊，好快到。」

結果再半個鍾過去，客人終於知道「梁振英咖啡」是什麼來頭。

就是說了不做，不論你如何發火，如何叫罵，都不會來的一杯咖啡。

那名客人最後還以欣賞的眼神付了50元給HAPPY-----那杯「梁振英咖啡」的價錢。

相信是付給HAPPY的創意吧.....。

## 等一個人.....就夠腳開枱咖啡店

是日，梓風點了一杯「黯然銷魂啡」

咖啡來到，只見送咖啡來的HAPPY淚流滿面。

「嘩，咩事呀你？」梓風問

「係洋蔥，我加左洋蔥。」HAPPY回應：「你叫呢杯野真係叫得合時，我岩岩被我條仔飛左。」然後回頭走了，流下兩滴淚水在桌上。

風也不理他，自顧自地把玩手機，到紙言和高登上觀看「浮事的，一個的士佬既故事」。

一直看得入迷，也不覺天色漸暗。

忽然，一女子推門入內。

咖啡店內所有人的眼神都投放在那名女子身上。

梓風和HAPPY更是驚訝得快連下巴也掉下來了。

是小恩

她的外表沒變多少，三年的時間沒在她面上留下痕跡。

她一個人，慢步走向風的桌上，坐下。

「唔該，我想要一杯「苦苦等候十六年楊過小龍女終於見面」咖啡。」小恩下單。

「對唔住，風。我一聲不響咁走左去，我.....」小恩還未說完，梓風就打斷了她。

「你咩都唔洗講。返黎我身邊，好嘛？對唔住，我以後唔會再掛住去玩唔理你，我以後唔會再要你一個人去同朋友玩，我以後都會好好咁陪係你身邊，嫁比我啦好嗎？」風把三年來放在心裡的說話連串爆發地說出來。

只見恩低下頭，沒有回話。

忽然，「呬」的一聲，把梓風從夢裡拉回現實。

「你個仆街，我同你一齊咁多年，你而家先黎玩女人，你痴左線呀？」

「老婆.....對唔住呀，比次機會我丫，我以後都唔會架啦.....。」

「你鐘意玩意大利妹丫嘛，食屎啦你！」說罷，就把枱上那杯咖啡向男人潑去。

男人沒有閃避，只內疚地坐在原位。

此時，HAPPY徐徐地走到女人旁邊，把一杯咖啡遞到女人面前

說道：「小姐，頭先你果杯係巴西咖啡黎，而家呢杯先係意大利咖啡。溫度方面我幫你調較好，一定唔會淥傷人架啦，請慢用。」

「麻煩晒你店長。」女人說罷，把那杯正宗意大利咖啡再潑向男人。

男人呆呆地望著HAPPY。

「唏，女人你都起雙飛啦，淋咖啡點可以得一杯。同埋作為一個有熱誠既咖啡店店長，我有責任提醒顧客佢飲緊既係咩咖啡黎家嘛。」HAPPY笑說。「緊張既就追出去啦快D，呢餐我請～。」

梓風看得呆了，除了因為他的美夢醒得太突然外，還因為剛才吵架的情侶正是風的好朋友 - - - TIFF ANY和她老公NATHAN。

## 轉動

是夜，梓風的WTSAPP傳來了訊息

靚女空姐TIFFANY：「喂，我同我老公吵大鍋丫，可能同佢離婚，以為都唔好再做個死仆街既生意啦你。」

您：「哦～我知啦，佢搞意大利妹丫嘛」

靚女空姐TIFFANY：「你點知架？條仆街一早有同你提過？呵，原來你都係同謀。」

您：「傻啦，如果我知既我一早就叫你飛左佢啦。今日你淋佢咖啡果時，我坐左係靠牆邊果張枱度。」

靚女空姐TIFFANY：「你覺得我應該點做好，我真係好鬼死黐呀！」

您：「佢搞到咩程度呀？」

靚女空姐TIFFANY：「佢話無同條女上過床，淨係拖下手，同每次飛意大利都會搵佢囉。」

您：「你點發現架？咁勁既你。」

靚女空姐TIFFANY：「第一，唔好睇小女人既直覺。第二，佢係我老公，我對左佢咁多年，佢有D咩唔同左難道我會發覺唔到咩。所以我話比你地D男人聽呀，唔好諗住呢女人，除非你覺得果個女人唔愛你啦。如果唔係，佢一定會知你做緊咩。」

您：「咁你而家仲愛唔愛佢丫？愛既，你就要忍受好多野。」

.....靚女空姐TIFFANY 最後上線時間 11:38pm

「愛一個人，你估真係咁易咩？黃金梅利，你話係嘛。」風望向已然發育完成，體形巨大了數倍的黃金梅利說。

黃金梅利抬頭瞄了一瞄梓風，然後像沒好氣似的走出睡房，跳上客廳的梳化，繼續睡覺去了。

「車，你估得我一個掛住小恩咩？你唔好話我知你唔掛住佢招龍虎亂舞呀～」風對黃金梅利說。

「呀嗚～」黃金梅利發出了一下怪聲，然後便倒頭睡去了。

## 再轉動

凌晨，梓風抱著哭得暴雨梨花的TIFFANY，在醫院中直到天明。

看到TIFFANY的樣子，風已知道問題的答案是什麼了。

NATHAN昨晚凌晨，在自由的晚風伴隨下，從38層高的大廈天台，一躍而下。

赦免了自身的罪，把它卸到了TIFFANY身上。

當愛人離世了，我們對他的包容、耐性、諒解才會一一毫不懷疑地衝出來。

他死了，所以他搞上了一個意大利妹，也不再是什麼大事。

他死了，所以他背叛了我的愛，違背了婚姻的誓言，也不再是什麼大事了。

我們的量度，都是用來包容死人的。

難怪有人會認為，死是解決所有問題的方法。

只要你一死，你幹過的壞事就會隨著你的靈魂而去-----灰飛，煙滅

留下來的，只有你好的一面，善的一面，令人值得懷念的一面。

做錯事的，不去解決問題，而是去逃避，然後製造更多新的問題出來。

這個社會可能真的有病。

人類也可能真的有病。



# 發洩

今天整日梓風都沒有開工，只在陪伴著TIFFANY。

夜，哭至累透了的TIFFANY，在風的勸說下，終於肯回家休息。

夜，風駕著依舊白如寒雪的大TEC，漫無目的地遊蕩著。

「轟，轟，轟」早已修復好的大TEC，發出久未咆哮的排氣聲。

已有一段很久的時間，風沒有再駕著大TEC飛馳了。

今晚，他要用速度的快感去麻醉自己。

面前，一架黑色的EVO十代。

嗯，就你吧。

風把車子從快線切到中線，再連射式地向它閃著大燈。

EVO十代會怕你區區大TEC嗎？不會。

就這樣，兩道紅色的光線劃破夜空，也劃破了梓風鬱悶的心情。

## 那邊

「呀~~~~終於收工啦。」年青的女售貨員對她的拍檔說。

「好彩聽日放假姐，聽日交比你啦~！」拍檔回應道。

「聽日你去睇報告，祝你好運啦。」年青的女售貨員對她的拍檔說。

「嗯，多謝。」拍檔回應道，然後雙手合十，緊抓著手中的柴犬鎖匙扣，心想：「黃金梅利，你都要保佑我呀！」

此時，黃金梅利在家中，又發出了一下怪聲。

「呀嗚~」

# 海賊王-----蒙奇.D.路飛

翌日，風開工，繼續「熱情香港」。

手機突然傳來WTSAPP

+85298941123「HELLO，今晚不如去食餐飯丫。」

您：「邊位呀你.....」

+85298941123「哼哼，我就係傳說中三億懸賞金額既海賊王-----蒙奇.D.路飛。」

風看得有點傻眼，心想：「呢D唔通係新既「猜猜我是誰」WTSAPP版？」但他同時又覺得這個騙徒真有點創意。

您：「三年！我等左你三年啦！！你終於都出現啦！我修行完了，準備好進入新世界了，去邊度搵你好？」

+85298941123「太好啦，你竟然會應承我！我地今晚就去呢度食野啦！」然後一個地址傳來了。

地址竟然是HAPPY開的「等一個人.....就夠腳開枱咖啡店。」

梓風心覺奇怪，但他的好奇心又同時被挑起了。

您：「好，船長，今晚七點，不見不散！」

+85298941123「好！記得帶埋黃金梅利黎呀！」

您：「黃金梅利已經死左啦船長.....你唔記得左啦？佢龍骨傷晒，修復唔返架啦.....」風邊打邊笑。

+85298941123「真架....?咁好啦....今晚見左先再講啦。」

+85298941123最後上線時間：今天03:26PM

# 登船

六時許，風已到達咖啡店。

他對HAPPY說：「條友真係勁好笑，你估佢今晚會唔會黎丫拿？」

「我反而想知佢黎到你仲笑唔笑得出」HAPPY回應道。

奇奇怪怪的氣氛，二人相視靜默了數秒。

「拿，我地係咪好兄弟先？」HAPPY突然開口問。

「當然。」風回應

「咁係咪我對你做左D咩你都會原諒我先？」HAPPY問

「除左做教生員果時，你偷左我條底褲去著我黹左你一個月之外，我幾時有唔原諒過你。」風說

「嗯.....你仲記唔記得呢，小恩走果一晚，我無份去打WAR GAME？」HAPPY說

「無啦啦提返黎做咩？果晚你話要陪你老母食飯丫嘛。」風把玩著攪拌咖啡的棍子說

「其實果晚我去左車走小恩。」HAPPY說

「.....」

「我勸左佢好耐，但佢都係要走。咁做姐妹既，點都要幫既.....」HAPPY說

「.....」

「佢之後去左我之前係旺角買落果個爛鬼單位度住，我地一直都有聯絡。」HAPPY說

「.....點解佢要走？」風終於平息到心中的混亂，開口問道。

「佢有病。佢走之前果兩個月，佢驗到有早期CANCER。佢媽咪之前都係死於CANCER。」HAPPY回應

「.....點解佢唔話我知.....」風雙眼有點紅，但情勢還算平伏。

「唉.....你知個傻妹睇幾多垃圾韓劇架啦，屌。」平常不說粗口的HAPPY也不禁罵了一聲。

「咁做咩無啦啦要話我知？」風問：「佢.....死左？」風再也忍不住眼眶中的淚水，一滴一滴地流到咖啡杯中，弄淡了他那杯「海賊王之夜」咖啡。

「風.....人死不能復生，唔好咁傷心啦。好好地放開小恩，去搵過第二個女仔啦。」HAPPY拍拍風的肩膀說道。

「.....」風終於失控，情緒一瀉而下，伏在咖啡枱上泣不成聲。

「希望你會原諒我哋左你咁耐.....」HAPPY暗笑道。

## 終於重聚了吧

在情緒中打轉的風，突然覺得小腿有點濕濕的感覺。

他抬起手肘，望一下腳底。

是一頭體形巨大的柴犬。

黃金梅利？

為什麼黃金梅利會在這兒？

牠毛茸茸的身軀後，站住一雙瘦削而又有幾道淡淡傷痕的雙腿。

雙腿的主人穿著一條短裙，黃色碎花，有點老套。

風也買過同樣款式的短裙，送予一個他心愛的女人。

但她第一眼看到這裙就認為款式太老套，故此一次也沒有穿著過。風為此事傷心了數小時。

裙子的主人項上載著一條小鑽石頸鏈。那顆奇異的藍色彩鑽，和之前梓風在的士上撿回來的，很是相似。

他托朋友把鑽石鑲嵌到頸鏈，作為他們的第一次情人節禮物。

頸鏈的主人載著一頂草帽，手持路飛的面具，把樣子遮住了。

梓風剛抹乾眼內的淚水，淚水卻又再次湧出來。

縱看不見她的樣子，她的味道，梓風還是嗅得出來。

那淡淡的香味，在梓風把她緊緊抱住後，就更為清楚了。

一樣是淚水，由兩種極端不同的情緒所發出。

他再次抹乾雙眼，然後怒瞪著站在咖啡枱後的HAPPY，雙手仍緊緊地抱著她，用盡力氣的抱著她，生怕只要差一點力氣，她就會再次消失在眼前似的。

這一秒，整個空間只有他倆，和站在後面笑得透不過氣來的HAPPY。

## 事實，現實

終於，梓風放鬆了環抱著的双手。

他輕輕牽住小恩的手，把她的面具徐徐撥開。

HAPPY大概沒有說謊吧 - - - - - 除了說小恩已死之外。

化妝品也遮蓋不了小恩因接受癌症治療而帶來的倦容。

她很瘦，瘦得梓風懷疑剛才的一抱，有否把小恩掐碎了。

她再沒有一頭長長的直髮，換上了一頭爽朗的短髮，密度有點稀疏，看來這個髮型也非她的意願。

在癌病的折磨下，她不再是一個尤物，也不再青春無敵。

但她還是小恩，梓風苦苦等候了三年的船長。

「風.....你唔好怪HAPPY啦，係我要佢唔好話你聽發生左咩事架。」小恩底著頭說，聲音還是一樣的甜美。

「你睇.....我而家咁既樣，又唔靚女又唔可愛啦.....」小恩續說「之但係，醫生話我已經好返啦，我今日睇完報告，醫生話係我體內已經驗唔到癌細胞啦。」「所以.....我就鼓氣勇氣返黎搵你啦。」

風看著面前的小恩，

還是那個淘氣的表情嘛，

還是那樣可愛的性格嘛，

還是我心中，那隻小妖精嘛。

終於，終於我可以抓住你的臉。

終於，可以吻到你了。

這次，不是在夢境。

## 終於能對你說

「你又話黃金梅利死左？佢不知幾精神，仲生勾勾咁。」小恩怒罵著梓風。

「我點知你話隻狗姐，係WTSAPP度大家COSPLAY緊，你唔怪得我啫。」風笑說，他現在聽什麼說什麼也都只能笑著。

他現在太開心了。

「話時話，點解你會拎到佢落黎既？」風問。

小恩拿出掛著柴犬匙扣的一串鑰匙。

「你唔記得啦？間屋我都有份架~~~~~」小恩又露出了她那小妖精笑容。

「小恩.....我有野想同你講。」風突然一臉認真地望著小恩。

「？」小恩張開圓圓的大眼睛望著梓風。

「對唔住，我以後唔會再掛住去玩唔理你，我以後唔會再要你一個人去同朋友玩，我以後都會好好咁陪係你身邊，嫁比我啦好嗎？」風突然跪下，一口氣地說出這句蘊藏在心內三年的句子，音量之大，引起了全場人士的注意。

所有眼神都集中在小恩身上，不知那人帶頭開始，領著其他人說「嫁比佢，嫁比佢.....」

「唔好。」小恩搖著頭說。

全場突然寂靜.....

「就算我嫁左比你，你都要好似以前咁，繼續去玩，繼續去踢波，去守你個死人龍門，去打你D白痴WAR GAME，好好咁做返你自己，唔洗為左我而改變，知道嘛？」小恩說罷，輕吻了梓風的鼻尖，大概是應承梓風求婚的意思吧。

不論小恩的意思是什麼，全場已然歡呼起來。

「大家，今日全場一杯「永結同心情永在咖啡」，我既~!!!」HAPPY一邊敲著不知從那兒拿來的鐘，一邊大叫道，然後把咖啡店內的音樂調大，令咖啡店搖身一變成了個DISCO似的。

熱鬧的氣氛伴隨著噪音充斥了整家咖啡店，人們都沉醉在歡樂的情緒中。

這樣的環境，又怎能責怪梓風聽不到電話的響聲呢？

未接來電(18) 靚女空姐TIFFANY



# 暴走開始

曲終，人散。

熱鬧的咖啡店轉為沉寂。

沒有酒，但大家都醉了。

「恭喜晒你地，終於，終於你地都可以係返埋一齊！」HAPPY興奮地說道，眼中好像有點淚光。

「梓風，過左咁多年，你真係仲願意娶我呢個咁麻煩既女人？」小恩問。

「嗯，我願意。」累極了的梓風回應道，並拿出電話來把玩。

「TIFFANY？仆街啦，我完全唔記得左佢添！」風想，立即撥打電話予她。「唔好又一個跳呀大佬...」

「喂，的士梓風，終於打返黎啦下話？」一道粗獷的男聲接聽。

「你係邊個？TIFFANY呢？」風問。

小恩看到梓風擔憂的樣子，用詢問的眼神望向HAPPY。

「TIFFANY.....係佢一個好朋友黎，岩岩死左老公，空姐黎既」HAPPY簡短地說道。

「拿，你聽住，呢個電話唔可以有其他人聽到。」話筒對面的低沉男聲續說。

「得，無問題。」風回應道，然後把電話的SPEAKER打開，讓HAPPY和小恩都得聽到對話內容，並把手指放在咀邊，示意兩人要安靜。

「首先，我係NATHAN既大哥，親大哥。」低沉男聲說：「我細路死左，因為個死八婆而死，所以我好傷心。於是，我就搵齊班兄弟，去搵個八婆。」

「我地上到佢屋企，佢竟然唔開門。於是，我地就爆門入去捉走左佢。然後，比我係佢部手機度見到佢竟然打左十幾個電話比你，相信係打比你求救啦。」

「所以我推斷，如無意外，你就係果個同佢夾份迫死我細路既奸夫啦下話，岩嘛？」

「.....你當我係丫，你想點？」風說，手指在頭上轉圈，大抵是說對方可能是個神經病。

「三個鐘頭之後，拎三百萬去屯門舊海水化淡廠度比我，一手交一手，你交錢我交人。當然，唔可以報警。」低沉男聲說。

「.....你執到部電話就比返人啦，死痴線佬，我IP都唔洗CHECK就叫差佬黎找你個仆街去打靶啦。三百萬喎，三舊水都唔會比你啦，我全家都好幸福架。」風說

「你唔信？」低沉男聲問。

「我唔信。」風回道

「救....救命呀風，佢真係痴線架.....」話筒傳來TIFFANY虛弱的聲音

「.....你堅架？」風訝異地說

「我堅架。我死左個細路，其實都生無可戀。作為一個專業黑社會，我又唔會怕坐監。所以一陣千其唔好比我見到有一個差佬，只要有一個差佬黎，我都會隊死個八婆。」

「記住，我無野好怕架啦，所以唔好諗住玩野。乖乖地拎三百粒黎比呀叔玩下，唔好搞事。」

「四個鐘後！！比多粒鐘我，咁大舊錢，而家又咁夜，比多少少時間我。」風說。

「你講得岩，而家咁夜。我比夠12個鐘你，聽晚凌晨一點。」低沉男聲說。

掛線了。

## 暴走 2

電話完了，三人相視。

「風.....成件事奇奇怪怪咁....報警啦....你唔好去亂黎呀....我岩岩先見返你，你唔可以有咩事架....」小恩用祈求的聲音對梓風說。

「HAPPY，有無三百粒？」風問。

「無。」HAPPY回應道

「咁點？」風問，但他的眼神卻似有多少念頭。

「咁.....既然咁啱得咁橋佢地揀呢個地方做交收，咁咪.....試下囉。」二人交換了一個可疑的眼神。

「但唔知對方有咩架生係手，睇黎得我地兩個去會好危險。」風說「同理成件事真係奇奇怪怪咁。」

「人多，怕會打草驚蛇。聽佢地頭先講野個款，應該都係D二打六黎既姐，比盡人佢地十零個人。如果情況唔對路，咪PLAN B囉。」HAPPY少有地認真起來。

「PLAN B？」風問。

「我有一百二十萬現金，你拎五十萬去，包D報紙扮有三百個。到時如果原來佢真係人多勢眾既，咪放低錢囉。以我對黑社會既經驗，有成五十萬佢地，最多都係打你一身，應該唔會要你條命仔既。」HAPPY說。

「咁如果有十幾條友，我地兩個夠唔夠做？」風問。

「叫埋大細B去啦，加埋佢兩個就肯定無問題 - - - - - 如果對面得十幾個。」HAPPY說。

「嗯，四個，加埋救走TIFFANY五個人，一架車岩岩夠晒。」風說

「喂!!!!!!你地係度講咩呀。唔好亂黎呀！唔準亂黎呀！」小恩急切地追問。

「放心啦，你係屋企等。」風握著小恩的手說道。

「你叫我點放心丫！呢個女人真係值得你去冒險咩？」小恩紅著雙眼問道。

「第一，有HAPPY既PLAN

B，所以成個行動危險度已經降低晒。第二，我知有你係屋企等緊我，我邊捨得有事呢？第三，亦都係最重要既一點 - - - - - 屯門海水化淡廠，係我地既主場！」風說

他眼中的神采似在說著：「我唔係去冒險，我係去打柒呢班買板唔知定既仆街姐！」

## 暴走 3

翌日

「要咩？」ALEX問，WAR GAME槍專賣店的老闆。

「拉開啦力士，我要你倉尾D野。」大細B二人同聲說道。

他們是傳說中擁有心電感應的雙胞胎。

「嘩....幾廿歲仲玩D咁既野？而家比人捉到你地要入去坐架啦喎。」ALEX說

「無計，江湖救急。唔要普通野，要勁既，入肉果隻。」大B說。

「.....幾多？」ALEX嗅到了不對勁的味道，語氣也認真起來。

「四長四短，萬五飛，彈匣我地自己有，最好有兩三粒煙彈。」細B說。

「有無信心還槍返黎？」ALEX擔心地問。

「係海水化淡廠打，你話呢？」大細B笑著說。

「哦.....咁得啦，收你地彈藥錢算啦咁，萬五飛大鋼珠，收你地1蚊粒算啦。煙彈送比你地，玩得開心D。」ALEX說

「THANK YOU晒你力士」大細B說。

「拎完小心比差佬周到，衰硬架。呢堆長火差唔多4焦耳，短火都成2.5焦，落埋鋼珠直頭同真槍無分別，記得唔好搞出人命。」ALEX告誡他們。

「得啦，出左事既話我走佬之前會叫人過返條大尾數比你。」大B說。

「唉....錢事少，識左你地咁多年.....總之你地執生啦。今日無見過你地。」ALEX說

## 暴走4

是夜，四人帶著重裝備，赴約到舊海水化淡廠處。

風駕駛著他的的士，關掉頭燈，鬼鬼祟祟地把的士泊到草叢中。

他們四人的戰車引擎聲都太大，只有的士最合適。

下車，HAPPY和大細B都像往日他們在此打WAR GAME時一樣，載著耳機，靜靜地等候著他們一貫的隊長 - - - 梓風的指示

風的電話在震動，他們致電來了。

「喂，地點？」低沈的男聲

「我而家係圍口，你地係邊？」風問。

風只帶了一個背包，內裡載著裝了「假狗」的三百萬現金。

「化淡正門地下大堂」低沈的男聲回應道。

「得，化淡正門地下大堂。收到，而家黎。」風說，同時聲音傳到各人的耳機中。

掛線

「大家，4個方位伏住先，唔知佢地有無分散人手，自己單拖落HAND GUN SEARCH下先，見一個咁一個，唔好驚動到人，全部一槍打腳再加一拳，CLOSE COMBAT，自己小心。」風下指示。

「COPY。」三下確認的聲音。

風一直慢慢地向著正門地下大堂走去。

「左邊窗CLEAR，沿途無人。」細B說道

「右邊窗CLEAR，沿途無人。」大B說道

「水管兜低上二樓後門CLEAR，沿途無人」HAPPY說道。

「度度都無人，睇怕成班白痴仔真係聚晒係大堂。大家開定連射，聽我指示就開火打，記得小心中頭。我地係黎搶人，唔係黎殺人。」風說

「COPY。」三下確認的聲音。



五人全身而退，成功登上的士。

但TIFFANY的眼神卻全然沒有被救後，鬆一口氣的神色。

# 全員暴走中

五人登上的士，梓風隨即重踏油門，飛奔離開這地方。

然而，在他開動車子後的數十秒後，數道車頭燈的光線出現在他的後鏡上。

是追兵。

在光線充足的大路上，梓風看清了對手。

是三架寶馬。

「仆街.....坐爆晒人既的士，有咩可能係三架寶馬手上走甩呀！！！」風叫道

「無有怕喎。」大細B一邊換彈，一邊異口同聲地說道。

「卡喇」

二人把身子探出車外，對後面的寶馬亂槍掃射。

「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鏘鏘鏘鏘鏘鏘鏘鏘鏘鏘鏘鏘鏘鏘鏘」

子彈發射的聲音和玻璃碎裂的聲音有節奏的響起。

「嘩，仲追喎班友，風前面幾時有分叉路？」大細B問道。

「仲有約二百米，左轉返屯門，右轉出荃灣。」風緊張地說道。

「返屯門啦，夜啦，想返屋企訓覺。」HAPPY說。

「恩，我地都係。」大細B說。

「卡」

只見大細B從口袋中掏出兩顆煙彈

「風，力士特製大煙彈你玩過未？」大B問道？

「未.....」梓風回應，真敗給那對少了根神經的雙胞胎。

「風，推右走左！」大細B同時叫道，然後連倒數也不需要，二人就同時甩出手中的大煙彈。

雙胞胎的心電感應。



待煙彈在蘊釀時，風亮起右轉的指揮燈，然後在路口處前輕把呔盤右轉，令車身微微指向右邊。

「呷!!!!!!!!!!」一聲巨響，煙彈爆開，路上頓時一片白霧濃煙，令人尤如處身火災現場一樣。

風立時右手關掉車燈，左手拉一下手剎車，腳輕點一下剎車踏，右手再回到呔盤上，向左快轉90度，地板油。

動作一氣呵成。

車子畫出了一條漂亮的孤線。

原來汽車，也可以推右走左。

## 全員暴走中 2

五分鐘過去，一架寶馬也沒有追來。

戰術成功。

「喂，放低我地先啦司機，我地仲要返屋企UNLOAD晒D槍同彈匣。仆你個街我地上左萬五飛，射得果幾百飛，今晚真係落返晒D彈落黎都玩到我地手軟呀。」大細B說

「得得得，爭你地一餐飯，唔好投訴。」風回應道，心情終於放鬆下來。

「咁我係大細B果度落埋啦，我上去幫佢地手UNLOAD。加埋成個月無搵佢地，估唔到佢地又大隻左咁多～等哥哥上去同佢地睇下金魚先，」HAPPY笑說

大細B相視，然後再次異口同聲地說：「屌，講呢D。」

晚風在吹，梓風調低車窗，好讓冷颼颼的夜風幫助他們把體內熱騰騰的血液降溫。

「到啦咁多位老闆。」風說，然後把手掌伸到後座，如常地作出收車資的姿勢。

「咁，咁，咁。」三下響亮的擊掌聲，喻意合作愉快。

三人下車，風在車內道：「喂～唔該晒你地啦，咁多位兄弟。」

三人背對著車子，高舉握著拳頭的右手。

一切，盡在不言中。

「屌，講左咁多年話係舉左手，佢地都仲係搞錯。」風心想，從心底露出笑容。「明明所有漫畫最經典既一幕都係左手。」

# 把持

「好，到啦。返去好好休息下，冇事架啦。」梓風對TIFFANY說。

「風.....你送我上去啦不如，我仲係好驚。呢度我又唔識路.....」TIFFANY說。

「.....好....」梓風有點不情不願地說道。

不只因為他實在真的很累，而且他心中很是念掛著小恩。

不過，為了避過那班怪人的追捕，TIFFANY要到HAPPY在元朗的單位暫住，陌生的環境，突變的狀況，TIFFANY確是需要多少陪伴。

二人到達門口。

「好啦，早D休息，我走先啦。」風揮著手道。

「喂喂，你陪多我一陣唔得咩？等我沖埋個涼你先走啦.....如果一陣班人返黎咪死？」TIFFANY說。

「...佢地點會搵到黎呀....」風心想。

「好，你慢慢沖，我開電視睇下波先。」風說，然後WTSAPP小恩。

「仲+85298941123？」風看著電話，然後重新輸入電話號碼主人的名字 - - - - - 「恩恩小妖精。」

您：「小恩，唔知你訓左未，所以我費事打比你。我搞掂晒啦，安全。」

數分鐘後，小恩傳來回覆

恩恩小妖精：「作死你咩，你覺得我會訓得著？而家即刻打比我！」

此時，風呆呆地望著前方，手無意識地回覆著小恩

您：「等陣先，而家有少少手尾跟緊，搞掂即打比你。」

在風面前，是一絲不掛，赤裸裸的TIFFANY。

## 把持 2

有人說，當人赤裸裸地面對著你時，你就能看穿那人的心。

BULL SHIT !

梓風現在就完全不明白TIFFANY在想什麼。

看不穿，看不透

但仍看得到。

看得到TIFFANY雪白的膚肌，修長的雙腳，淺粉色的.....

TIFFANY輕咬著嘴唇，慢慢地走向梓風。

「風，抱住我，好嗎？」TIFFANY輕聲說道，用像街邊流浪小狗一般楚楚可憐的眼神望住梓風。

這眼神，這身軀，這動態。

風有點開始充血。

剛冷卻起來的血液又再沸騰起來。

梓風感到自己的唇有點乾燥起來，連帶喉嚨也有點乾涸起來。

晚風就在窗門的隙縫中透入屋內。

但屋內的溫度，卻在徐徐上升。

風向前踏了一步。

「嘩」風放在枱面上的手機一震。

他慌忙地瞄了一眼。

恩恩小妖精：「OK啦咁，你搞掂先打比我。快手D，如果唔係你返到黎我就龍虎亂舞你！」

## 把持 3

小恩的WTSAPP尤如一道旱天驚雷，狠狠地叫醒了思緒混亂的梓風。

「TIFFANY，你做咩呀？」梓風後退了兩步，把頭別過一面。

TIFFANY把右手輕放胸前，左手則底垂在身後。

很性感的姿勢

「你覺得我有邊度唔好咩？」TIFFANY用輕柔的語氣說道。

「你度度都好，只不過.....算啦，我唔想同你解釋咁多。」梓風說「總之，我承諾左我既船長，要同佢一齊前往新世界。」

然後梓風拿起桌上的雜物，轉頭就走。

「風....你知道嘛，如果頭先你行埋黎，親吻我，撫摸我，你就唔洗受咁多皮肉之苦啦。」TIFFANY說。

「？」風不明所以地回頭一看。

TIFFANY不知從那兒拿出了一把電槍，然後衝進風的懷中，狠狠地把他電至暈到了。

在風失去意識之前，隱約看到TIFFANY打了一通電話。

「嗯，你地上黎啦，佢暈左條度，我而家身處既位置係.....」

# 到我要去找你了

「HAPPY，梓風去左邊呀？佢果日覆完我話跟埋D手尾之後就無再搵過我，電話又熄左機，算點呀？」小恩氣沖沖地致電HAPPY。

「.....果日我地救完人之後，佢就車左我地返屋企，之後就送TIFFANY去我個爛鬼單位度，之後發生左D咩我都唔知....」HAPPY回應道：「我相信應該無事既～男人既野玩完就識返屋企架啦。」

小恩如遭電殛。

「NONONONO，梓風唔係D咁既人黎架!!」小恩大叫道，雙眼的淚水在凝聚著。

「拿，我唔係懷疑梓風既人格，之不過果個TIFFANY真係索到呢～真係差D連我都要變返直呀!」HAPPY說道。

「.....你講真架？」小恩嗚咽地問道。

「.....」HAPPY沈默

小恩拿著電話，走到鏡前，看著自己被癌症折磨過後的容貌。

「.....我知你講真架.....」小恩無力地說。

????

不知昏迷了多久，梓風終於徐徐地醒過來。

他睡在沙發上，沒有被捆綁。

眼前有已穿起衣服的TIFFANY，和一名男人。

「醒啦？的士梓風。」男人說道，低沈的聲音。

梓風張眼望望四周。

陌生的環境

「你地想點？」梓風問。

「我地想點？你地想點至真下話？我約你去化淡廠傾野，你就帶晒架生去，啡到我班兄弟傷晒。」男人回應道。

「約我？你地邊到鄉下架？鐘意叫綁架做約會架？」風說。

「綁架？」男人疑惑地問，望向TIFFANY。

「係.....係DICKSON話反正大佬你要約佢出黎，不如做場戲屈佢地五十萬現金當祭下NATHAN.....唔關我事架，我被迫架。」TIFFANY慌張地說。

「祭NATHAN？係人都知你地兩個當年假結婚呢人情拎去找卡數架啦，咁既借口都仲講得出，都總算抵佢而家訓係醫院。」男人說。

「老實D，NATHAN跳樓，要你頂晒佢條街數，所以你先同DICKSON夾計屈幾廿萬返黎姐，下話。」

「.....」TIFFANY。

「你都算八婆啦，我講好左呢單野搞掂之後我會幫你還晒條數去架啦，叫你地好聲好氣去請呀風哥黎見我，結果你地竟然想「一雞兩味」！仆你個街丫！！」男人說完，一巴一巴地掌摑著TIFFANY。

總共摑了十四巴。

「梓風哥，多謝晒你同你班手足幫我教訓下班仆街，辛苦晒。」男人向風伸手

風輕輕握了一握，不明所以地道：「哦.....哦，唔洗客氣。」

# 原來如此

握手過後，梓風終於按捺不住，問道：「咁...大佬，你地大費周章咁捉我返黎，為咩呢？」

「我都唔記得左自我介紹添，我叫占史，比面既咪叫聲史哥囉。」男人說

「好。史哥，請問咩事呢？」梓風追問道。

「拿，成件事係咁既。你都係的士佬黎丫，呢期好紅果個「車神風」，你有無聽過？」史哥問。

「有～比人指明道姓CALL車果個丫嘛？不過我唔識佢架喎，我相信我地係唔同車隊既。」梓風道。

「唔係唔係。我唔洗你識佢，我要你今晚跟我去一個地方，之後同佢賽車，賽贏佢就搞掂啦。」史哥說：「簡單？」

「簡單？人地有名你叫車神，你叫我贏就贏？」梓風道。

「無錯，佢今晚係輸硬比你既，你放心啦。」史哥說。

「我當佢真係會輸比我丫，咁點解你要搵我？」梓風不解地問：「我幫你，我又有咩好處？」

「無解既，咁岩TIFFANY係我既債仔，咁岩我又搵緊一個手車勁既的士佬，咁岩佢又話佢識一個，話介紹你黎幫手，叫我清左佢條數去。咁我地呢D食大茶飯既，幾廿萬當交個朋友，有咩所謂呢？」史哥說

「點解要搵的士佬？」風問。

「喂～你今晚既身份係綠的車神黎架！！紅綠車神大對決，你知唔知幾受歡迎呀？我呢D做莊既人好均真既，雖然你唔係搵綠的，但總算你都係個的士佬丫～我係一個仆街，但我係一個有原則既仆街。」史哥道。

「至於好處方面，本來你幫完我之後我都諗住比廿萬你洗下既，不過我班靚仔D醫藥費又咁貴.....」史哥未說完，梓風已把他打斷。

「我唔要錢。總之完事後你放我走，好好咁比我過返D正常既生活就得啦。」梓風說。

「放就實放你既，你放心。你知道台灣人有句話，「做妓女的是欠錢，不是欠幹！」。我留住你做咩姐？不過，可唔可以過返正常既生活就睇你自己造化啦。」史哥饒有意味地說道。



# 車神風，來了

是夜，梓風跟著史哥，來到了地下賽車比賽現場。

「你，過去果邊架綠的度坐底準備。唔好開窗，任何人同你講野都唔好理，聽到嘛？」史哥說。

「嗯。」梓風回應

但當梓風準備走到車內上座時，發現現場有幾張熟悉的臉孔用奇異的眼神看著他。

前面的，是幾名他的士車隊的隊員，和他們的士車隊的老大。而在人群中後方的，是十磅哥。

梓風也理不了那麼多，只趕急地走進綠色的士車內。

在車內，他看到了史哥和一名男人在寒暄，他應該就是車神風了吧。

為什麼一點霸氣也沒有的。

此時，車手的血液突然在風體內燃燒起來。車箱內的風已忘卻自己的處境，一心想著如何擊到這名人們口中的車神了。

當然，風亦已忘卻了正在家中準備離開的小恩。

## 戰，有開始過嗎？

一聲指令，兩車同時起步！

綠色的士帶離了半個車位。梓風望著後鏡，心想：「哼，咁都叫車神。」

入灣，梓風巧妙地控制著油門的深淺度，令戰車在不用大副降底轉數的情況下入灣。

的士，就是低轉起動的扭力不足。假如能長期把車的轉數保持住，的士不會輸給任何其他汽車。

「...咩話？佢踩迫力？」梓風看著後鏡中的紅的和他距離愈來愈遠，深感奇怪。

此時，他才明白史哥的話：「你放心，佢實會輸比你既。」

「原來史哥同呢條友仔夾埋既，唔怪得之啦。」梓風心想。

無驚無險，又到終點。

到達，史哥把梓風的手提電話和其他個人物件還予梓風。

「搞掂，走得啦你。」史哥說道。

梓風也不說什麼，回頭便走。

只隱約聽見人們在指罵著那名老千車神.....

# 正正常常的生活？

翌日，梓風開工。

他感到靈魂有點空虛，精神也有點恍惚。

他竟然沒有致電小恩。

是因為他已習慣了太久-----失去小恩的生活。

他到達慣性的機場，卻受到了奇怪的待遇。

「走啦，呢度無位比你排。」一個不知名的的士佬說。

「？」梓風

「你連車神風都夠膽贏，你真係諗住你仲可以係的士界生存？」又一個的士佬過來。

「喂～！洗唔洗咁串丫？你知唔知我大佬係邊個？」梓風反兇一下。

「你自己打電話問下你大佬仲保唔保你？」另一名的士佬又走過來。

「.....喂，大佬，梓風呀。」風還未說完，話筒對面就傳來了一堆炮轟的聲音。

「走啦仆街。走呀！唔歡迎你呀！咁叻仔去跑贏車神風，你知唔知我唔見左幾多錢呀？走啦，唔好要我搞大佢丫！！」

「.....」風無言。

風駕著車，漫無目的地走著。

竟回到旺角的家。

「小恩，我今日放早，返黎啦。」

「小恩？小恩？小恩」

空盪的家中，就只有黃金梅利的踏步聲。

# 在那

「喂，死基佬，你帶左小恩去邊呀？」風致電HAPPY問道。

「佢？而家應該係機場準備走啦。好似話返加拿大搵D唔知咩親戚啲？」HAPPY回應道。

「下？無啦啦做咩事呀？」風問。

「喂，風哥，你自己同呀TIFFANY做過D咩你自己心知啦。」HAPPY說道。

「痴線，咩都無做過！小恩幾點上機呀？」風急問道。

「大約...十五分鐘後，有少無多。」HAPPY道。

「仆街！」風道。

他立時趕回車中，打算趕到機場。

但數分鐘.....不可能了吧。

他絕望地拿起CALL台的呼叫器：「有無機場既的士大哥可以幫個忙丫！！！！我老婆走左佬呀！！！」

「你把聲未係梓風？收皮啦。」

「收皮啦。」

一堆回應

「你WTSAPP佢張相黎，我電話係63334521，我幫你叫齊兄弟去！」突然在「收皮啦。」中的一聲回應

「你....你係.....」風問。

「我係十磅！快！」



.」 「 .....」 「 .....」 「 .....」 「 .....」 「 .....」 「 .....」 「 .....」 「 .....」  
「 .....」

整個機場，只有沈默。

< < 完 > >